

山齋集

五冊

蘇子知齋
PDG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莆田山齋鄭岳

曾孫 炫編梓

行狀

故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

林公行狀

莆望姓稱林氏唐有九牧邵州刺史蘊公以忠
名傳至公二十二世矣族聚聯桂坊上世以道
學名家而仕不甚顯入國朝寧國教諭公圭

以耆儒師表一郡是生處士公豫配方氏嚴有
家法生揚州教授敬齋公宗亦名師儒配趙繼
姚氏生公之父鞠莊公元旭配黃氏婉德孕賢
以公貴敬齋鞠莊公俱累贈工部尚書配俱贈
夫人公名俊字待用號見素晚更號雲莊逸老
以景泰三年壬申二月十一日生先是黃夫人
夢三神人凌空飛繞中一人手一卷授之妊而
生公及生秀朗玉潤甫離襁褓卽知孝敬比就
傳穎敏異常九歲時客試以對偶曰宰相本書

生公應聲曰忠臣由孝子識者異之年十六岳
學士季方爲郡守試破題立對岳驚異謂公大
父教授公曰是孫不作先生官矣十七祖敬齋
病亟方大母欲爲之娶公辭明年方又病亟欲
爲娶公以祖未大祥辭遊郡庠益肆力於學甫
士雅工程試之文不事博總公所業雖專尚書
而於他經咸讀而通之若諸史子若諸家文集
下至稗官小說莫不貫綜稍習爲古文詞於諸
經義若不屑意而爲之輒工一時文名大起成

化丁酉舉鄉薦明年戊戌登進士西涯李文正
公得公文奇之自是遂托知己已亥授刑部陝
西司主事明習刑書議獄率歸平恕事干貴倖
不少假而以其暇益力於學擇僚友以相師資
陳白沙公甫以薦至京公日與講明理學而造
詣益純時當道久未有處公上書尹太宰謂山
林遺逸之路不可自我而塞尹公遂爲請試公
又勸白沙勿試上疏乞歸養白沙服公有識甲
辰陞本部四川司署員外郎時妖僧繼曉以祕

術得幸權璫梁方陰爲之援發內帑銀數十萬
兩蓋寺舉朝無敢言者公因論陝西荒政遂及
二人之罪大畧謂繼曉本一儉狃無賴先以邪
術欺誑 楚府事敗逃匿潛住京師多方夤緣
誤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
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帑銀數十萬兩
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

民命益永邊境益寧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
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鑒

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

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見國

事日非天下日促福不可求而禍且至矣又言

梁方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

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數年之間假以進貢

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乃復

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爲是破

陛下逼脅只得屈從夫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方欲文已姦而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誅矣臣謂不斬繼曉不足以弭他日之禍不治梁方之罪不足以消天下之怨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巷小夫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方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以爲言之則
禍止於臣之一身不言則

陛下終於不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惜
一身之禍而卒爲

陛下陳之疏上留中不出者數日公自分必死
料理家事待罪於直房俄付詔獄加刑公對
益厲官校亦爲感涕後府張經歷黻上疏論救
并下獄責降遠方公得姚州判官黻施宗州知
州自是直聲振海內有刑曹御史後府黃門之

目人爭傳疏草讀之又擬之鳴鳳有繪圖鬻於
都門所至士民求識面爲快三原王端毅公在
留都上疏申救甚力會乙巳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叙復南部丁未

孝宗登極臣寮交薦超擢公雲南按察司副使
滇俗雜夷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元
世祖時賜袈裟鉢器水火珠諸物故在歲時士
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
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

之果電卽止已而無所見遂焚之得金一千二百六十兩悉輸之官嗣是連二歲無雹田亦比登土人乃不爲惑所毀若麗江塔若大理獵神廟若蒙化四柳諸淫祠凡三百六十餘區時所在學校頽敝悉撤其材新之趙州故無城居民數苦寇掠而地貧費無從出公爲區畫得盜鑛贓錫四千餘兩斥而用之民得不擾而城亦遂完民追思爲立生祠于崖土官奪印讐殺公諭以至誠遂感送印出竟不煩兵由是芒市孟密

緬甸八百諸夷咸懾威信隴川夷兒加儒巾立
學教之在滇三年勤於撫綏雖溪山險惡瘴毒
深僻之處皆親歷其地所至平反冤獄黜陟官
吏深求民隱而興除之若按余祥岳山釋余文
材張忠等尤爲章灼鎮守太監王舉卒公白撫
按檢其遺財得金一萬八千以聞內臣庇其類
多不悅會有例京堂官各舉所知尚書劉公璋
都御史童公軒交薦童公云文章可以華國而
爲學益勤政事可以澤人而憂民益切忠貞不

佞神明可鑒其衷廉正不回冰玉莫加其操辛
亥擢本司按察使壬子調繁湖廣按察使偉望
弘才風儀整肅官吏斂戢不敢犯內臣以公幹
至者類帶鹽給民取厚直公令兩平交易及還
例有厚餽公弗與由是益取忌更兩臬幾六年
癸丑吏部奏爲榆林巡撫都御史甲寅奏爲江
西陝西左右布政使皆不報會境內雨雪災異
公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
糧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蓋造

王府及增脩 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命
不堪乞循 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瑠
璃及白石雕欄著爲定例又言直隸河南山陝
江浙川貴皆大雪雨雹皆由政刑失中外戚驕
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應時張氏方貴
橫故疏及之尋又上疏引疾乞休疏上不待報
徑歸有 旨准暫回原籍養病故事外官無養
病者蓋異數云時公年甫四十有五巡按御史
朱文奏公年力未衰可用不報旣而南北科道

交章論薦最後叢蘭以星變薦公與劉大夏皆
一時人望不宜久廢有旨起用已未起爲廣

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又二年起爲南京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時火篩犯邊
南北有警公不得已起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
時南京江備頗弛公隨事經理多所緒正正身
率物與張簡肅公并名清約都人士化之陝西
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考之前
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

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樞臣之應
光武時武谿蠻反晉成帝時蘇峻亂宋仁宗時
元昊不庭方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兵禍之結
已兆於斯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細臣觀近時
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荆
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
軍則不但北虜可憂而已又言漢宣帝本始年
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
所以然者其後宋儒胡氏謂地道妻道臣道著

見如此當時若有明言使宣帝戒懼善處則霍氏之禍無由成矣夫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闈之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而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柄臣者臣望

陛下靜思而善處之他如齋醮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寔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丈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於役占當清